

# 沧月

CANG YUE

著◎

一则备受众人赞许的关于执着和放弃的传奇  
一段沉睡在记忆深处的青葱岁月  
曾经沧海，可见明月？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沧月  
CANO YUE  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海 / 沧月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80228-240-7

I. 沧... II. 沧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56368 号

## 沧 海

---

作 者: 沧 月

丛书策划: 红书坊工作室

特约编辑: 钱 丽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绘 图: 李 堃

装帧设计: 80 零 · 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[nwpcn@public.bta.net.cn](mailto:nwpcn@public.bta.net.cn)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 印 张: 8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240-7

定 价: 23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# 沧月



这原本是个寂寞的名字。

让人想起月夜伏波，那映在海面上、空灵灵的寂寥冷落。隐藏在这样的名字之后，却是一个说话很直、笑起来很亮，既慧黠又慵懒的女孩，有着猫一般舐毛抵爪的自在与优雅。

喜欢懒觉，喜欢逛街，喜欢唱歌，也喜欢武侠，喜欢动漫，喜欢玩“暗黑破坏神”、“生化危机”……天幸生于星象学上名为“织梦者”那一日的她，还喜欢执笔为文，才有了这样灵慧逼人、瑰丽恢宏的文章，让我们共享想像力的盛宴。

现实生活里的沧月却是一名刚刚执业的建筑学硕士生，用蓝图代替文字、在现实世界里砌筑勾画。宁静而简单，惯于寂寞，经常在午后的日光里小憩，于脑海中捕捉一个又一个飘忽不定的梦，然后固化到电脑里、纸上，展现给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看。

2001年底开始在网络发表作品，先以武侠成名，后转入奇幻领域，均受到广大读者喜爱，2002年开始为畅销杂志写文；2004年获“全国大学生武侠小说比赛”第一名，同时获得温瑞安设立的首届“神州奇侠传”。2004年底出版单行本《血薇》引起轰动，从此成为一名畅销书作者。

沧月个人主页：[www.cangyue.net](http://www.cangyue.net)

[www.cangyue.cn](http://www.cangyue.cn)

欢迎访问！

已经出版



图书策划：红书坊

特约编辑：钱丽

责任编辑：吕晖 李林

绘图：李堃

封面设计：80图 · 小贾 + OX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曾经沧海

2006年的中秋之夜，我一个人吃完了比萨，坐回电脑前准备继续工作——搁置了进度中的《镜·辟天》，打开《沧海》的文档，准备做出版前的最后一次修改润色。然而看着看着，却不由自主地失了神。

外面月色皎洁，然而这些文字却仿佛一盘镭射影碟，在我眼前投射出一幅幅泛黄的照片来——在那个菁菁校园里，当所有同龄人都在挥霍着青春的时候，十八九岁的我躲在寝室的角落里，一边听着室友笑语，一边默默地在笔记本上一字一字地写下这些故事。

那时候，还不曾成为“沧月”，也不曾拥有电脑，作为一个最普通大学生的我总是做着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。一个又一个晚上，我塞着耳机，将纸张铺在膝盖上，躲在寝室的帐子里，认认真真地记录着那些故事。然而写完后，读者也只有寝室里寥寥几个姐妹，在传阅过一轮后便束之高阁。

在写下那些故事的时候，从未想过某一日它们竟真的能够出版，能够被那么多人看到——也从未想过，八年之后，自己竟会在写作一途上走了那么远。

谁还记得当年我眼中的渴望，谁又知道这条路竟然是如此漫长。

这几个故事的手稿还收藏在铁皮盒子里，和高中的听雪楼系列手稿并列存放着，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，纸张脆黄而单薄——仿佛那一去不复返的岁月。

我很少再去翻动它们。如今的我将精力投注在新的创造上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地构筑着内心那个世界，忙碌而充实。

多年之后的中秋之夜，搬入单身公寓的我独自坐在电脑前，浏览着少年时代的旧稿，心潮汹涌。沉默良久，转过头看着落地窗外的夜空——皎洁明亮的明月在薄云中浮沉，光芒清冷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明月年年只相似啊……

一时间，那些沉睡在我记忆深处的过往被无可避免地惊动了。往事席卷而来。如果从完整性而论，《雪满天山》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作品——因为中学时期的听雪楼手稿大都零落，长短参差，无论是《指间砂》还是《护花铃》都是残缺不全，一直到大学重新输入电脑时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，才得以完整。

而《雪满天山》却是完成于高考后的那个暑假，那是我第一次拥有如此充裕的时间来写下第一个完整的故事。而今回头看，这个关于执着和放弃的故事超越了我那个年龄段的心境和思想，早熟得竟让如今的我感到诧异——

仿佛泛黄纸张背后的那个叙述者，是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少女。

《雪》一文是我写作之途的转折点。大二时期，金庸先生来到我校出任人文学院院长，为欢迎他的到来学校组织了一次武侠小说比赛，而我被室友鼓励着，拿出了写在本三课堂笔记本上的《雪》，有些忐忑地递交给了委员会——出乎意料地，进入了前三名。



那次以后，心底那种倾诉的渴望重新被唤醒，随后，便有了《沧海》，有了《幻世》，有了更多。

2006年的中秋，在翻看这一卷旧稿时，心情是矛盾而忐忑的。

以我今日的眼光和能力而论，这些将近十年前的旧作自然存在着诸多不足，比如稚嫩的文笔、生涩的技巧、明显的摹仿痕迹……也尝试过推平这一切，重新写过。但最终还是在改写完半篇《雪》后停下了笔，决定放弃。

我决定将这些故事，以原貌展现在大家面前——不羞于让读者看到昔日的稚嫩，也要保留最初那种笨拙而真诚的模样。：)

对于我而言，有好多心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，惟独留下文字，见证了它们存在过的痕迹——我又怎能将它们重新抹平？所以，如果你翻开这本书，看到的是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沧月，也请一笑谅解：)

在此，特意感谢本科时期同寝室的姐妹蝌蚪——无论她是否有机会看到这本书。感谢多年以前，她在阅读完《沧海》的手稿后，给予了充分的赞扬和肯定，并自告奋勇地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将其逐字逐句地输入到电脑里——虽然那个丫头把“铁面神捕”打成了“贴面神捕”，害得我看到时愣了半晌，喷饭了一次。

不知今时今日她在何方何处，可曾幸福地嫁人生子？

青春如同一列火车呼啸而过，而我们都曾是乘客，在某一个站台上相遇，随即又天各一方——有如生命里那些不知名的花儿，静静地盛放，然后，随风散落在天涯。

曾经沧海，可见明月？

2006-10-6 于杭州

## 题记

“潤數之財，相濡以沫，相應以望，曷不若相忘于江湖。”

大變哲宗康德七年五月。京師。

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来了一行游客，看似貌不惊人，但所过之处，都引起了路人的窃窃私语——原来走在前首的白衫人，虽是戴了范阳笠，可回顾言谈之间，分明是个女子。其时朝野之内外礼法之防甚严，像这般女子在外公然抛头露面，自然难免被人议论。

“小寒，你收敛点，别惹全街人都看你！”身后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皱眉，低声呵斥，可语气在抱怨之中又满含爱怜之情。

“哎呀！我要这个，哥哥你给我买嘛！”那白衫女子走入了一家铺子，突地指着壁上的东西叫了起来，“就是这个，喏，左边的，很漂亮吧？”

她语音清越动人，话一出口，更无法掩饰她女子的身份。

中年人被她死拖到店中，抬头一看壁上，也不由大笑，“小寒要这个干吗？小寒，这么快就急着嫁人了？”

后边一行人此时也已到了店外，齐齐抬头往壁上一望，不由轰然大笑。只见壁上挂着的是一整套女子嫁时衣饰，而那个叫“小寒”的白衣女子正指着那一顶珠玉缀的凤冠娇嗔。

“小寒，你什么时候选好了如意郎君，大哥再买也不迟呀！”中年人笑道。

“对对，就算大哥不买，到时我们也可以买全套送你。”那一群人都



是二十、三十左右的年轻人，个个英气勃发，挺拔伟岸，此时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调笑开了。

那白衣女子小寒仰头看着壁上那顶凤冠，居然并不还嘴。但她一直仰着头，不期然头上斗笠便滑落了下来，丝一般的秀发落了满颊，一张明艳照人却带几分骄横的脸也露了出来。

一时间，店内外所有旁人齐齐怔了一下——好美的女孩儿！

并不是说她有那么倾国倾城、难描难画；也不是说她容色如何美绝人寰，天生丽质。只是她虽有着看似不出众的五官，可这毫不起眼的五官一旦组成了这张脸，却莫名地洋溢着奇异的吸引力，仿佛一个顾盼、举手抬足之间都有明丽爽朗的风姿。

在斗笠落下的一刹那，刚进这家首饰铺子的一位公子忍不住赞叹了一声。

然后，与小寒同行的所有人的目光不由全落到了他身上，看似奇怪，又似审视地看了一眼后，认定他不过是个普通路人之后，所有目光又齐刷刷回到了小寒身上——看得出，这女孩儿是他们注目和关爱的焦点。

“为什么嫁人才可以戴这个？我才不管呢，我就是要！”小寒嘟了嘴，赌气地从腰间解下荷包，“大哥不买，我自己买了！”

“小寒快别生气，大哥当然买了！”中年人忙不迭地从怀中掏出大叠银票，数也不数抽了几张塞给老板，“你还要什么，尽管拿好了。”

小寒这才欢喜地展颜一笑，众人只觉一阵风过，她已跃上壁间，轻轻摘下了那顶珠冠。动作之轻盈，姿式之美妙，直如回风流雪。

她捧着那顶嫁娘的珠冠，盈盈一笑，“我什么都不要啦，只要这个！”

这时，又有人轻轻赞叹了一声。

还是那位刚进门的公子。他还站在原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头带珠冠盈盈落地的小寒，全然不顾那一行人又盯上了他，只一击掌，赞了一声：“宛若天人！”

小寒看也没看他，自顾自在镜前顾影自怜了好一会儿，才带着十二分满意的神气转过身来，笑吟吟地对那一行人道：“大哥，兄弟们，我们可以上路了！”

“喂，小……公子，该走啦！”站在那位公子身后的一位青衣童子忍不住提醒道，同时拉了拉正发痴的公子。那个公子还是没反应。那一行人已来到了门边，可那公子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。

见那一行人到了前面，他才施施然一揖到底，“在下姓朱，京师人氏。敢问这位小寒姑娘贵姓芳名，家住何……”

他一句话还没完，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——他飞起来了。

其实是那一行人中的一位不等他啰嗦完，已伸手把他抛了出去。门口空了出来，那少女嫣然一笑，先走了出去。

那位朱公子则一路往街当中落了下去，他大呼大叫，手舞足蹈，做足了声势。可那位青衣童子却只笑了笑，仿佛毫不担心自家的公子——他太明白这位武功还算可以的宝贝少爷只是在吸引那美女注意，惹她发笑罢了。

果然，少爷落地的姿势虽不雅，却毫发无伤。

这时，只见那一直抿嘴笑看着这边的少女脸色一变，收敛了笑容。

“小寒，怎了？”几个站得近的同伴齐齐失声问。小寒不答话，眼中涌上了泪水，突地向街中狂奔过去。所有行人忙让了一条路——给这个女子撞到可不是玩的。

“承俊哥哥！承俊哥哥！”只见她飞奔进了一间药铺子，一把拉住了



一位正在买药的青年男子，又是欢喜又是惊讶，“我终于找到你了！”

“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她拉着那个黄衫男子欣喜若狂地唤了一声，便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脖子，又哭又笑，“九年找不到你，他们都说你被人打死了，我才不信呢！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……这不是在做梦吧？”

那青年男子先是一怔，再低头看笑得满脸泪珠的小寒，欣喜与惊讶同样漫上了他的脸。他抚着她的长发，同样宠溺地低语：“不是做梦，小寒，不是做梦的。我的丫头的的确确和我在一起。唉……都长这么大了……”

这时，那与小寒同伴的一行人突然变了脸色，匆匆上去对两人一番低语，很快小寒便放开了那个人的脖子，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又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可眼睛却是看着街中朱公子那边的。一言未毕，一行人连同那买药人都匆匆走开了。

街上的人眼睁睁地看了一场戏，还没回过神来便已经散了，不由叹息。

“公子，还不走么？”青衣童子这才好整以暇地点了一句，“你今天可是来给吟翠姑娘买首饰的，还买不买？”

那位姓朱的公子这才回过神，面色沮丧地自语：“唉，我真是薄命，名花竟已有主！”

“什么‘名花’！”青衣童子冷笑，言辞锋利，“公子，你难道还看不出来，这一伙人正是有名的朝廷钦犯‘天枫十一杀手’？至于那女子，与他们走在一起，不是盗就是匪，还说什么‘名花’？”

——这个卑微的仆人，竟有如此深藏不露的见识武功！

那么这个看似花花大少的朱公子呢？又是何许人也？

同一时刻，同样的名字也在另一个人口中吐出。

京师府尹的府邸中，后堂帘幕低垂，密谈刚刚开始。所有的下人都被摒退了，府尹看着出示了令牌的来人，脸色敬畏，带着一丝不安和惊惶。

——这个人所到之处，大夔所有官员没有不心里忐忑的，生怕自己平日做过的亏心事被抓住了把柄，从此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。

“蔡府尹，打扰了。”有礼但却冰冷的声音道。

“哪里哪里。不知神捕此次来京，又有何贵干？”

“在下是为了追捕去年犯案的天枫十一杀手才来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茶盏落地之声，府尹的声音里带着震惊，“这、这十一个魔头……难道已经进了京师？神捕，这……这可如何是好？万一有什么差池，下官乌纱就不保了呀！”

对方的声音依旧是平静的，“府尹放心，在下既然来了，自当保护京师平安——但望府尹大人让在下在京师内自由行动办案，必要时借些人手。”

“这自当从命。神捕，可全拜托了！”

待得事情商量完毕，从府中出来，已经是暮色四起。

来人抬起了头，静静地仰头望月，皎洁而寒冷的月光淡淡照在他脸上。

——不，确切说，是半边脸上。

因为他的左边脸上，自额至颌，全部覆盖着一张铁制的面具。冰冷的铁，掩着冰冷不动声色的脸。而铁的冷峻与坚硬，更将他那轮廓分明、英挺冷漠的半边脸衬得不可接近。

这张脸，就是大夔众口相传的“铁面”，而这个人，也就是天下百



姓心目中已接近于“神”的存在——天下人都唤他为“铁面神捕”，至于他究竟姓什么，叫什么，甚至多大年纪，从何而来，都无人知晓。

只知道自从他出现公门以来，接手的十九桩大案无一不应手而破。其中“翠屏山”一案更是风头出尽，不仅剿平了两湖五大山寨，还把与此案有关的朝廷重臣许庭山依法论斩，令朝野风气为之一肃。而他办的第二十桩大案，就是一年前天枫十一杀手在福州犯下的连杀六名知县、掠劫国库粮仓案。

然而，这也是第一件让他追查经年的案子，甚至到了现在，他都没有把凶手捉拿归案。

他仰头望月，目光波澜不惊，直奔夜色中——要做的事，实在是太多了。

“唉……又得浮生半日闲呀！”出得玄武门来，环顾周围市郊，一位锦衣玉带的贵公子伸了个懒腰，“小丁，你去前面等人，我就先在这儿睡个觉吧。”

林外有怪石数堆，那贵公子就往石上一躺，正好躺在一个可容身的石缝里。午后艳阳甚好，而林中也寂寥无人，正好小睡一番。

他一身装束华贵，可行为作风却与一个市井之徒无异。

可这睡意刚起不久，就被几句高声谈话打断了。

“承俊哥哥，你不喜欢思寒了么？”林子深处传来一个声音，分明是那日街中珠冠少女。那贵公子吓了一跳，连睡意也丝毫不见了。

“喜欢，我怎么会不喜欢我的小丫头呢？”仍是那俊朗男子的宽容笑声。

“哼，我可不是什么小丫头！本姑娘……”气冲冲的声音。

对方朗朗地笑，“我知道小丫头现在长大了，厉害着呢！你这两年可没少做惊天动地的事啊——不过最近小心点，铁面神捕追查得紧。”

“哼哼，一个臭捕快，难道怕了他么？”少女怒道。

男子的声音沉了下来，“小丫头，你千万小心着点，铁面他可不好惹——这绝不是开玩笑，懂么？我可不想看小丫头才二十不到就被抓去，砍了你这千娇百媚的脑袋。”

也许是对方语气里的关切让她重新高兴起来，那个少女嘻嘻一笑，“那，承俊哥哥你一辈子护着我好了，有你在，那臭神捕就奈何不了我了！”

那男子轻笑，有些宠溺又有些无奈，“怎么可能呢？这辈子有了弱兰就够我操心了，我可没分身术！不过你有十一个哥哥，也……噢，小丫头，你怎么了？”

朱公子从一数到十，那惊天动地的哭声便响彻了整个林子。

“唉，又是一个不懂女儿家心思的笨蛋！……”他在石上咬着牙，恨不得一把把那个不懂风情的鲁男子踢开，让自己来替代。

“呜呜——承俊哥哥不喜欢我了！承俊哥哥变啦，不像以前那样疼思寒了……讨人厌死了，思寒不想再见你了！”厉思寒放声大哭，哭得肝肠寸断。

金承俊一下子慌了手脚，忙忙地拍拍她，却被毫不留情地一巴掌甩开，不由诧异，“我对你怎么不好了？我还是你的承俊哥哥啊——就算不能像以前那样天天陪你，可你还有十几位义兄呢！”

“去死吧！我不要什么兄长，我有十一个哥哥，够多了！”厉思寒大喊一声，对他的迟钝已忍无可忍，一边哭一边骂，“从小到大，都是我一个人的！凭什么弱兰就把你抢走了？我……我不甘心！”



这一通惊人的爆发后，林中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静得令人窒息。

朱公子几乎要忍不住伸出头去看看了，幸好，金承俊的声音及时传了过来，语音低了很多，“思寒，毕竟九年没见面了……这么长的时间，什么都会有点变化的。”

“就像你已经是名动天下的剑客，而你的小丫头只是个女匪首？”思寒的声音更锐，更冷，带着一丝哭腔，几乎已完全不是方才的小女孩样了，“九年？九年很长吗？可为什么我想起以前的事就像还在昨天呢？你变啦……你不像以前那么疼我了！”

“我承认我变了。”金承俊截口道，“但只是我心中多了个弱兰。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可是丝毫未变，仍是排在第一。”

“排第一？”朱公子听到那已冷得完全不像思寒的语声问，“那弱兰又排第几？”

“也排第一呀，”金承俊朗朗一笑，轻声安慰这个少年时最好的伙伴，“只不过另起一行而已。你想，朋友和爱人是不能比较的，对吧？”

又是长时间的沉默。

“你走吧。”厉思寒突然开口，声音凄苦而又淡然，“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你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金承俊声音这才变了，“小丫头，别闹脾气了！”

“我不是什么小丫头！我早说过了的！”厉思寒有些暴怒地冲口而出，稍稍停了一下，才又道，“我不会甘心只做你的朋友，如果还跟着你，每次看到弱兰我都会觉得生气，以后不知道又要闹多少场——我找了你九年，也累了。承俊兄，既然如此，还不如就当作不认识吧。”

“小……思寒！”金承俊的语声中有真真切切的心痛与不忍，为她那句“承俊兄”。

“你走吧！弱兰是不是病了？那天你上街抓的药还没拿回去呢。你放心，我最讨厌的就是牵扯不清的人。”厉思寒淡淡道，蓦地缓缓低声道，“你若无心我便休。”

“好丫头！”朱公子几乎忍不住要为她喝起彩来，“有骨气啊！”

脚步声走远后，林中又静了下来。

然后又过了很久，他才听到很低很低的哭声，还杂着分辨不清的低语和啜泣。

“这丫头哭得可真伤心。”朱公子也不由叹了口气——这，是她的初恋吧？第一次失去所爱的人，便会是这样的痛苦。就像他当年……

秋后的午阳照着他的脸，热辣辣地疼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坐起身。

“谁？”一声厉喝，一道白光迎面疾射而来！

“你有没有搞错？”朱公子百忙之中骂了一句，足尖丝毫不怠慢地在石上一点，整个身子如离弦之剑般擦着剑尖向后避了开去。他的身形快如闪电，居然避过了这猝不及防的一击！

待得他缓了口气，只见一丈开外的溪石上一个白衫少女手弹长剑，冷然又不无敌意地斜觑着他，泪水还没干的眼睛里带着杀意。

“又是你？朱公子好身手，怎么会当街摔个大马趴，这会儿又来鬼鬼祟祟听人壁角？”厉思寒目露杀气，冷冷讥诮。

唉，这女孩儿方才一派天真纯善，此刻一拿剑，可真凶得像个女杀手！朱公子心道，他懒懒倚树站着，嘴上却不输分毫，“厉思寒厉姑娘，我想是你搞错了，要知道，这玄武门外郊区树林可是官地。你自然可以来这儿谈情说爱，在下也自然可以来这儿晒晒太阳睡个午觉，谁也犯不着谁，是吧？又怎么能叫‘鬼鬼祟祟听人壁角’？至于‘当街摔个